



北京出土文物

天 戈

北京出版社



北京出土文物

天 戈

北京出版社

·北京史地丛书·

北京出土文物

王戈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胶印二厂制版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印张 56,00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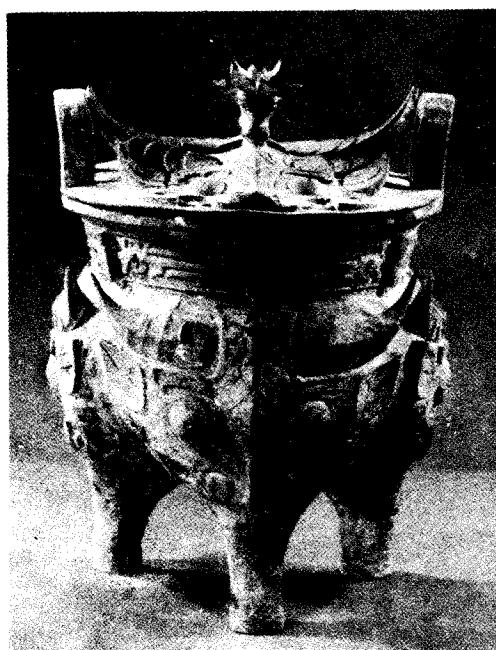
1980年7月第1版 198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000

书号：11071·129 定价：0.32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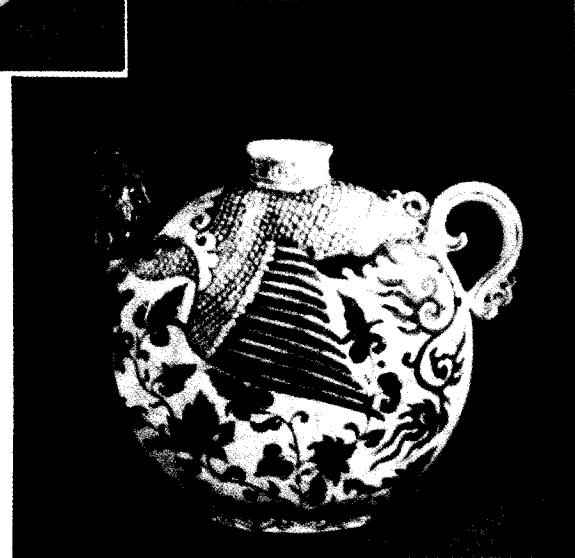
1. 龟鱼纹鸟柱铜盘



2. 伯矩鬲



3. 影青瓷 观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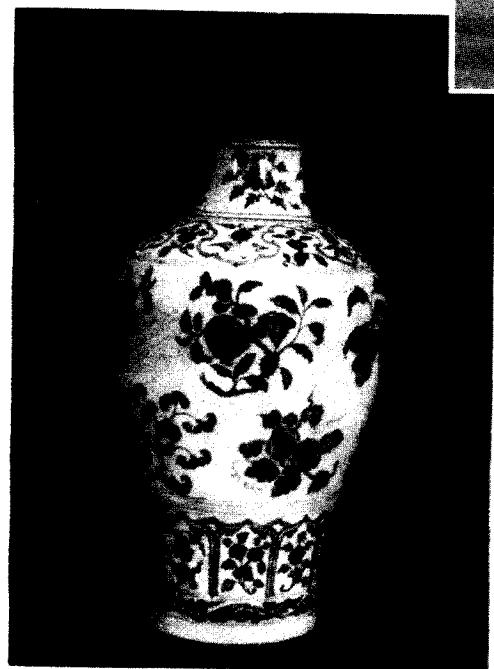


4. 青花 扁壶

5. 钧窑连座瓶



6. 永乐青花瓶



7. 成化斗彩葡萄杯



8. 嘉靖斗彩八卦炉



9. 万历五彩人物洗



序

这本小册子，介绍了解放以来北京地区出土历史文物的精萃，是在许多古遗址、古墓葬的发掘报告、勘察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整理而成的。这众多而精美的古代文化珍品，可以说，是形象的历史，又是历史的形象。借助它们，我们得以更具体地回顾伟大首都灿烂的古代文化，追溯北京城的悠久历史，了解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无穷才智和力量。

小册子的内容是从周口店“北京人”时代的远古文明开始，截止到明代北京城和它的文化遗存。依照时代的顺序，选择有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文物，作了简要的介绍。清代的文物，北京地区也出土过许多精品，由于时代近，又为人们所熟知，这里就没有选入。

本书选用的资料，除少数未发表者外，全见于《文物》、《考古》两种刊物中。由于这些资料在行文中没有采用引用和节录的方法，并且又可能由于笔者理解上的偏差进而在介绍中也发生偏差，所以没有一一注明出处，只是在文末附上一个引用资料的篇目，以便于读者查阅。这些资料，大都是考古界已有的成果，笔者几乎全未参加发掘和整理，这里，只不过在内容编排、斟酌字句、联系历史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志此以告读者并向从事这些文物资料的发掘和研究的同志们
致以谢意。

天 戈
1979年3月12日

目 录

一、北京的远古文化	1
“北京人”的文化遗产	1
山顶洞的古人类	3
二、北京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4
东胡林新石器时代墓葬	4
雪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	6
三、平谷刘家河出土的商代青铜器	10
四、西周燕国的历史遗迹	17
一座埋藏在地下的古代都邑	17
燕国墓地——罪恶的奴隶制的缩影	25
几件珍贵的燕国文物	30
昌平的燕人遗迹和延庆的周代文物	32
五、战国蓟城和战国文物	37
六、规模宏大的木结构地下宫殿	43
七、一套东汉末年的地主庄园明器	49
八、几件珍贵的晋代文物	53
九、有关安史之乱的历史文物	57
十、辽南京的文化遗物	61
十一、金中都及金代文物	67

十二、元大都的勘察及出土文物	71
十三、绚丽多彩的明代瓷器	81
十四、结语	84
附：引用资料篇目	85

“北京人”的文化遗产

〈一〉 北京的远古文化

早在四、五十万年乃至一百七十多万年以前，我们伟大祖国的南疆北壤，就留下了我们远古祖先生活、战斗的足迹。南方的元谋猿人，中原的兰田猿人，北方的“北京人”，从那久远的时代开始，便劳动、生息、繁衍在祖国幅员辽阔的土地上。

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是我们远古祖先的故乡之一。

自一九二九年起，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北坡的洞穴中，不断发现了丰富的远古人类的遗骸和文化遗存，当时曾震动了国内外。解放以后，考古工作者在周口店进行了科学、系统的发掘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收获。这里发现了代表四十多个个体的“北京人”化石，上十万件石器和经人工打击过的石块，用火的遗迹以及一百多种动物化石。“北京人”以艰苦卓绝的劳动和斗争，揭开了北京历史的序幕。

在从猿到人不断演进的各个阶段上，人类的骨骼具有着许多不同特征。不同的动物、植物因各自不同的习性，要求着不同的生活、生长的条件与环境。古人类与古生物学家根据这里发现的丰富的人类、动物化石和植物种子等，推测出

“北京人”的体质特征，描绘了这里当时的植被和动物群。

“北京人”在几十万年的漫长岁月里，世世代代生活在原始丛林和荒烟漫草的洪荒世界中。他们把树木的枝干做成木棒，将石头打出利刃，制造了原始的工具和武器，并从森林、荒原的野火中留取了火种。在与自然界进行的殊死搏斗中，不断改造着周围世界，同时也改造了自己的体质。

“北京人”的体形和体质，虽然还保留着不少类人猿的原始性，但已经具备了人的基本特征。他们成群地居住在依山面水的洞穴里，靠着集体的力量，在山林里，原野上，进行采集和狩猎。那朴树的肉果，豆科植物的种子，林间的熊、狼、虎、豹，草地泽旁的野马、野牛、犀牛和肿骨鹿等，是他们采摘和猎获的对象。

“北京人”居住的洞穴内外，发现了用火烧过的灰烬，这是他们用火的遗迹。灰烬层层堆积，有的往往达几米厚，里边夹杂着“北京人”遗弃的兽骨和朴树籽。这不是普普通通的灰烬，它由四、五十万年前保留至今，更加闪烁着灿烂夺目的光辉。我们仿佛看到了“北京人”保存的点点火种，燃起的熊熊篝火；想到了他们采集狩猎归来，烧烤分食劳动成果的欢乐场景；听到了他们环绕篝火歌唱跳跃的欢声笑语。这火光，给洞穴带来了光明，增添了温暖，又使食物由腥膻变为甘美，促进了人们体质的发展。这火光，使猛兽望而遁逃，让人们免遭它们的侵袭。这是破天荒地升腾于亚洲大陆的火炬，它划破漫漫夜空，宣告了人类黎明时代的来临。

“北京人”生活的时代，在远古人类的文化发展史上，属于旧石器时代。

继“北京人”化石的发现之后，就在周口店同一座山的山顶洞穴中，发现了另一种人类的骸骨化石，古人类学家把他们称作“山顶洞人”。“山顶洞人”在体质上消失了“北京人”遗留下来的原始性，身体特征已经接近了现代人。

“山顶洞人”制作的石器有砍打野兽和挖取块根的砍伐器，有切割兽皮兽肉的刮削器和两端刃器。这些石器，虽然还十分粗糙，但制作技术有了显著的进步。那经过刮削、磨制、挖孔制作成功的圆滑的骨针，更显示了劳动技能的提高。骨针的发现表明，在一万八千年前，这里的先民已经知道用兽皮缝制衣服，完全光身露体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

“山顶洞人”的住区仍然是几十万年前“北京人”居住过的地方。他们除了继承着传统的采集、狩猎等生产门类，又在河流湖沼中进行渔捞，逐渐开辟和丰富了衣食之源。生产、生活的相对提高，使得“山顶洞人”有可能制作精美的装饰品，来点缀美化自己。他们把小砾石、兽牙、鱼骨、海蚶壳，经过钻、挖、穿、磨，使这些东西上都造成便于穿系的小孔，有的还加染红色，这样做成的项链当然是原始艺术中的杰作。

“山顶洞人”生活的时代，已经是旧石器时代的晚期。

〈二〉 北京新石器时代 的文化遗存

东胡林
新石器
时代墓葬

“北京人”和“山顶洞人”距离我们毕竟太遥远了。那么，在他们以后，我们北京的远祖又是怎样劳动和生活呢？

距今一万年左右的人类骨骼化石，于一九六六年终于被发现了。这是一座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墓葬，位于北京门头沟区东胡林村西侧，地处北京西山谷地当中。这里清水河蜿蜒东流，汇入永定河。河两岸是层峦迭嶂，间或是依山面水的低矮的黄土台地，墓葬就发现在一个这样的台地上。

螺壳项链



经研究，这里保存的人类骸骨化石，属于两个成年男性和一个少女。他们的身体特征与现代人已经没有多少差别，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先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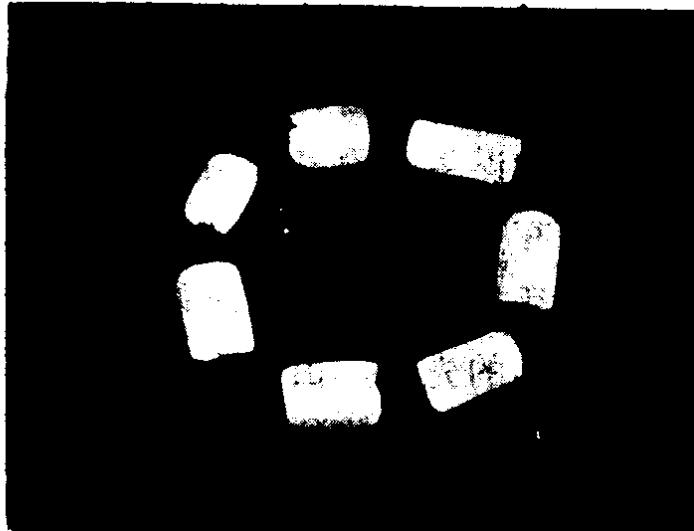
在少女遗骸的颈部，发现了五十多枚

小螺壳，螺壳大小匀称，排列整齐有序。每个螺壳的顶部都磨有小孔，用绳子串连起来，挂在少女的胸前，真是一件美丽的装饰。另外，还是在这个少女遗骸的腕部，发现了用牛肋骨制成的骨镯。牛肋骨被截成长短不等的小段，然后又把截头磨得圆钝而光滑。从原来的排列位置推测，原物可能是长短相间，因而显得错落有致。在人骨附近，还采集到几件石器。这些石器，只有打制痕迹而没有磨光。

墓葬中仅有的两件装饰品都佩带在少女身上，这一现象意味着当时对妇女的尊敬，可能是女权制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人类美学观念在萌芽阶段的表现。它告诉我们，妇女的装饰品并不是几千年来阶级社会的产物，而是原始社会留下的美学遗产之一。现代的项链和手镯，已经历了万年以上的历史。

我们从东胡林人的墓葬可以推测，他们在生活领域的广度上比“山顶洞人”又迈出了新的步伐。“山顶洞人”的墓葬就在居住洞穴的下室，
而东胡林的人们已
将他们的尸骨掩埋
在黄土台地上，这
可能象征着东胡林
的先民，已经离弃
了祖先长期留恋的
岩洞，开始在黄土
台地上开辟新的劳
动和生活的区域。

骨 镯



雪山村
新石器
时代遗址

按照我国历史的发展顺序，在距今六千年前，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这是母权制的原始公社繁荣的时期。在这以后相继到来的，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时期。这时的氏族公社，父权制代替了母权制，伴随而来的是家庭奴隶制的出现，原始氏族公社开始走向解体。

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人们已经学会用手制、轮制的方法制作陶器。他们使用的石器，已经不是打制或稍加修整的粗糙石器，整个石器通体都磨得十分光亮。在北京地区，这种性质的文化遗址，除开南郊以外，分布已十分广泛。当时的先民，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洞穴故居，走下山冈，来到河谷两侧的黄土阶地，有的甚至沿着河流，走到平原上，在河流两岸或两河交汇的地方，选择高平的台地，建立起原始聚落。这些地方，水草肥美，又有膏壤沃土，是放牧牲畜、种植庄稼的理想场所。

北京昌平雪山村，有一处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这里位于北京平原的北端，背靠燕山山脉，长年不断的溪流，自山谷流经这里。当时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可能已经放弃了采集为主的谋生手段，开始了原始的农业生产。

人们在劳动和生活的过程中，不断把残旧的生产工具和破碎的生活用具抛弃在住所的周围，年深日久，这些遗物就会按照时间的先后，由下而上一层一层地逐渐堆积起来，考古工作者把这些遗物的堆积叫做文化层。当时，这些东西都是被当作垃圾丢弃掉的废物，但是，他们却成为今天我们认识、研究古代历史的宝贵资料。尤其是在那尚未出现文字的